

家庭相册

母亲对我说：“你去给我做一个牌儿。”“牌儿？什么牌儿？”我没听懂。“就是挂在胸口，上面有自己的名字、家庭住址和你的电话的那种牌儿。”母亲连比带划地讲解着：“万一哪天妈糊涂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要是有好心人看到这牌儿，好给你打电话，你好去接我啊！”

母亲的话让我一时无语。

这都是让前面巷子里老冯走失这件事给闹的。老冯的儿子们都在外打工，一年甚至几年回来一次，平时就老冯和老伴两个人在家。老伴腿脚不灵便，家里家外全靠老冯操持。老冯看起来干瘦无力，说话做事慢吞吞的，但买菜做饭、洗衣叠被，里外张罗着，倒也井井有条，把老伴侍候得周到细致。前不久老冯的大儿子回来了，把老冯老两口高兴得成天笑咪咪的，用邻居们的话说，像喝了蜂蜜一样甜。这次大儿子住的日子长了些，老冯似乎有了依靠，紧绷了多年的弦乍一松，脑子竟迟钝起来，在短短两个月内，他就先后走失了三次。一次比一次时间长，一次比一次走得远。儿子带老冯去检查，据说是



请您慢点忘记我

□杨莹 文/图

阿尔茨海默症，所幸病状尚轻。

老冯患病的事，让附近这一片的老人心有戚戚然。这段时间，老人们凑在一起，谈论最多的就是如果自己也像老冯那样痴呆了怎么办，感叹人老无用，只会给儿女添负担。我的母亲就是

其中一员。

听母亲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有点发酸。转头打量母亲，母亲看起来真的老了。头发灰白，皱纹丛生，时常叫喊这疼那痛，浑身不自在，以前那个风风火火，硬朗爽快的母亲哪去了？从我记事

起，再艰难的日子，母亲都是昂着头走路，把脚下的地踩得咚咚响，但最近两年，母亲开始慢慢地向岁月低头，虽然她是万分不情愿。她无奈地向我们诉苦示弱，说上个楼就要歇歇，上街不敢买太多的东西，拎不动；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都坚持亲力亲为，不愿吃儿女们一口闲饭，而是笑咪咪地看着我们为她做这做那。以前的母亲总是那么刚强，永远不服老的样子，没想到，现在竟会害怕自己有一天会痴呆，会认不得回家的路。我多么希望母亲能够永远记得家门的

方向，永远记住我们相伴的每一个幸福的小日子，可我拿什么保证母亲不会忘记回家的路？我又有什么能力让那个名叫岁月的神秘小偷，仅仅偷去母亲曾经年轻的容颜留下了呢？

母亲，如果有一天，岁月神偷要来偷你最宝贵的记忆，请您一定不要屈服，一定要拿出曾经与生活与命运抗争的力气和精神与它斗争到底，一定要多坚持一会儿。母亲，请您一定要，一定要慢点忘记女儿！



别怕，有我

□朱凌 文/图

陪先生去医院做身体检查，我听到排在我们前面一对夫妻的对话。女人说：“万一结果不好，你说该怎么办啊？”此时我见她身边的男人，很镇定地对她说：“即使结果不好，你也不怕，不是有我吗？”

此时我见那男人牵着女人的手用力握着，女人的脸上开始露出了微笑，两人一直牵着手，直到女人进去检查。女人进去后，我见那男人走到走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表情有些痛苦。

这时男人的电话响了，电话中男人说：“情况不算太好，我是真怕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啊，要是真有个什么事，我该怎么办？”见此情形，我的心莫名的往下沉，刚才还在安慰女人的他，此时居然说着说着有些哽咽。原来他所谓的不怕，全是为了给女人宽心，怕，他不敢说，他担心说出来，会给对方带来压力。

我轻声问先生：“如果有天我有什么意外，你怕吗？”先生连忙说：“别乱说话，不会的。”见他如此紧张，我便知道他是那般的在意我，而我也清楚地明白，他会怕，只不过他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怕的样子。

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生孩子时的一幕，那时正值半夜阵痛，先生出差在外。母亲一边安慰我，一边说：“不怕，生孩子不算什么大事，有我在你身边，什么都不怕。”母亲嘴上说不怕，可却在慌乱中将我的衣服穿反了。

事后母亲曾说，说不怕是真的，但当时的我如果再表现出担心、害怕的样子，那你不是更没有主心骨了。原来她所做的一切，所表现出这所谓的不怕，只是为了给我打气。让我不要害怕，其实她自己心里非常害怕。

这世上爱着我们的人总是以各种谎言来安慰我们这颗害怕的心，那句别怕有我，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能温暖着我们的心。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尘世不是那样的孤立无助，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能够看到希望。

“八小时约定”征文选登

小温和他的班

□王红继

小温是个极普通的人，就是那种把他扔人堆儿里，再找回来都难的那种人。他平时不太爱说话，就是说起话来，分贝数也特低。别看他人不起眼儿，工作可是不含糊，责任心强，从来不干“糊弄局”的事儿，爱“较真儿”。

小温的大号叫温顺川。1992年就参加了工作，2004年入的党。现在是古船面包公司原料库的班长。

原料库这个班，也是个极普通的班。全班总共七个人，一年365天，天天就是进料、保管、配料、出库……没什么轰轰烈烈、光彩鲜亮的大事。但是，您可别小瞧了这个班。公司一年生产所用的51个品种的800多吨原料、辅料和53种包装材料，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进来，还要好好保管，不能出差错。

车间每天生产的20多个品种面包所用的原料、辅料、包装材料也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调配好，送出去。面包质量高低好坏，他们把的是“第一关”。这一关要是出一丁点儿差错，后面的所有工序，就可能全白忙活了。用小温的话说，我们这儿要是出了错，那可是“砸牌子”的事儿。

有这么一件事，让我印象深刻。有一天深夜，公司从外地买进了5吨燕麦片。当时上夜班的人清点完数目就入库了，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。可第二天上白班的人发现，有一袋燕麦片的生产日期和其他包装上的日期不一致，相差了一天。

一般来说，这种燕麦片不会影响使用，不会有什么麻烦。可是，生产日期不同的原辅料，是不能“拉郎配”混合使用的，这不符合食品质量可追溯的规定。问题是，这5吨燕麦片里，就这一袋有问题，还是其他包装上也有“潜伏”的问题，谁也说

不准。

这事要依我看，大概就这一袋出了“岔子”，也许是厂家装车的时候没留神，其他的不会有啥问题。反正也不妨碍使用，咱别自找麻烦。可这事儿小温他们不这么看，工作上的事儿不能靠猜。他那股子认真劲儿又上来了，非要把问题弄清楚不可。没别的办法，一个字，找。

上白班的其他三个人，小宋、小朱子、老田，跟着小温一通儿翻腾，花了大半天时间，把5吨燕麦片从头到尾翻了个遍。好家伙，一人平均翻腾1吨多，一共找出了7袋生产日期相差一天的燕麦片。这下好了，虽说他们累得不善，可风险排除了，大伙心里踏实多了。

在小温他们班，没有“法定节假日”这个概念，压根儿就没这么一说，反而是越到节假日就越忙。尤其是春节，谁赶上了谁就歇，赶不上还得照常上班。他们班的程会民已经连续三年没和家人一块过年了，大年三十儿还得在厂里盯着。

小温是班里的头儿，虽说只是兵头将尾的官儿，但大小也算个官儿呀。谁家里要是临时有个事儿啥的，他还得替别人盯班。街坊邻居见了，有时候就问他：你挣多少钱啊，这么玩命干……小温只是“嘿、嘿”一乐完事儿。

在小温心里，一直有一种想法：面包是松软的，但咱们的工作不能松软；面包里有孔洞，咱们的工作可不能有漏洞。慢慢地，这种想法成了他的“座右铭”。

小温和他的班就是靠着对企业的忠诚，对消费者的忠诚，绝不让风险从笼子里跑出来。这些年，小温和他的班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儿，他们班的人也进进出出不少。但是，他们痴心不改，一直牢牢镇守在这第一关。

图片故事



父亲的泥土日子

□秦延安 文/图

不知是集体商量好了还是不谋而合，夏收之后，原本长满庄稼的草滩，被彻底撂荒了。看着一片片曾经五谷丰登的田地长满杂草，父亲的心里也像这长满了杂草的田地般难受。

虽然这片从石滩上开出的土地，每家就分得二三分，但父亲知道，为了让这块荒地上能长出庄稼，父辈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分产到户后，家家像赛跑似的精耕细作，春种棉花秋种小麦，让土地一刻没得休息。

为了让田地更加松软，每次播种前，父亲都要带领家人深翻一次地。雨后的田地，照上一两天太阳，就像酥糖似的，看起来坚硬，只要一咬便碎开了。此时，铁锨便是牙齿，只不过它咬住泥土并不是吞下，而是将其翻倒，让处在黑暗挤压下的泥土得到解放。带着大地体温的湿气还没有散去，母亲就拿着锄头，将A4纸大小的泥土连敲带打，让长满鱼鳞的田地很快像筛过似地均匀铺开。当犁铧掀开泥土，冲出一条渠沟时，早已等不及的种子翻身跃下。一行又一行，一道又一道。在阳光与汗水的滋补下，贫瘠的田地长出了丰盛的庄稼。每到秋收之时，雪白的棉花笑开了脸，玉米一个赛着一个，一串串红薯挤满了车厢。这片土

地，虽然生产不了多少粮食，但却倾其全力喂养着村人。

谁也没想到，突然之间，大家对土地失去了兴趣。一拨又一拨的村人走向了城市，不仅是年轻人，就连中年人甚至胳膊腿还硬朗的老人也进城了。鸽子笼似的房子、轰鸣的车流，还有拥挤的人群，让父亲一点都不喜欢城市，即使我们怎样劝说，他都不肯进城。泥土中的日子让父亲的脸庞变成了田地，腰身佝偻成了一把犁，但他一点都没觉得辛苦，反而感到坦然、踏实。虽然草滩已不种庄稼了，但父亲每年都要栽些红薯，种点油菜。看着那一畦畦金黄的油菜花、一垄一垄的红薯扯着长长的蔓，父亲一脸的惬意。每当劳作之余，父亲总爱坐在田边，一口接一口地吸着旱烟。虽然田里就只有他一个人，但他一点都不寂寞。因为就在那田地间，有一排坟莹，那里埋着父亲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他熟悉的众多村人，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然清晰，那种走不出的记忆让他恍若隔梦，经常一坐就是一晌。

远远地看去，坐在地头的父亲如雕塑一般，身后是已经开始起身的棉花、结籽的油菜、拔节的麦子，红黄绿各种颜色交织的如油画一般蔓延无际……